

我救你命，你暖我心。
纵有一身神技，也只愿被你温柔相待。

希行 最新力作

起点500万点击 粉红月票榜第一

知名插画师 呀呀 手绘封面图

随书附赠 趣味书签

全套赠送手绘海报+独家番外

娇娘医经

壹

希行 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希行·著

娇娘

医经

壹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娇娘医经 壹 / 希行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5.9

ISBN 978-7-5339-4216-8

I. ①娇… II. ①希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75790号

责任编辑 王晶琳
特约编辑 李 烨
封面绘图 呀 呀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娇娘医经 壹

希行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字数 332千字

印张 16

插页 1

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216-8
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目录
CONTENTS

第一章	初识 / 001
第二章	归家 / 017
第三章	误伤 / 039
第四章	别离 / 074
第五章	设计 / 101



第六章	分别 / 117
第七章	捉弄 / 148
第八章	遇险 / 169
第九章	救命 / 193
第十章	重逢 / 224



第一章 初识

梆子敲了三下时，灵堂前的人更少了。两个丫头往火盆里扔了一把烧料，打了个哈欠。

“姐姐，我们也去眯一会儿吧。”其中一个说道。

“这不好吧？咱们也走了，就没人给少夫人守灵了。”另一个带着几分迟疑地说道。

先前那一个丫头撇了撇嘴，“谁让少夫人早亡，生的姐儿这么小，能哭两声就不错了，更别提孝子孝女伺候了。”她再次拉那个丫头，“走啦走啦，一会儿就回来了，连大郎君他们都不管，咱们怕什么？”另一个丫头便也起身，二人说着话走了出去。

夜风吹得林立的丧棒、纸扎、垂花唰唰地响，让雪白的灵堂更加空寂。在还未上漆的棺材前的火盆里，最后一张烧料跳跃了几下，化作了一片灰烬。

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门外闪进来。这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，有着大大的眼睛，粉嫩的脸蛋，只是身上的袄子穿得歪歪扭扭的，头发也散着。

她怔怔地看着还没有封口的棺材，慢慢地走过去，扶住架着棺材的条凳，终于站了上去。她用手扒住了棺材板，看向棺材内，一个年轻的妇人安静地躺在里面。她那银盘脸擦了白粉，越发地白净细腻，高鼻樱唇，阔额长眉，乌发云鬓，上簪九翅衔珠金钗，身着深蓝的精美刺绣云锦寿衣，项上挂着的彩珍珠足足绕了三圈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小女孩伸出手，喃喃地喊道：“母亲，母亲，起来，抱抱。”小小的胳膊勉强架在棺材上，别说拉到那里面的人，就是伸进去都困难。

一声尖叫划破了灵堂的肃静。小女孩转过头，看到两个丫头站在灵堂口，脸色惨白，惊恐地看着自己。

“母亲叫我呢。”她伸手指了指棺材，特意向两个丫头解释。

两个丫头又发出一声惨叫，瘫软在地上，晕死过去。

占据了整条街的王家大院里的喧闹声顿时蔓延开来，让初夏朦胧的月光都变得摇曳破碎。

王家大宅的最西边有两三个小院落不属于王家所有。城中河从这边蜿蜒而过，一



年到头都是水渍阴暗，苔藓遍布。

急促的脚步声在街道上响起，打破了这里的宁静。

一个小院落前，窄窄的门庭挂着两盏灯，在夜色里投下一片柔黄的灯影，照着门前停下的人。这是一行四人，两个男子两个妇人，其中一个妇人怀里抱着一个锦绣包被。似乎是走得太急，他们停下喘息片刻后，才有一个男子上前敲门。

灯下的木门越发显得陈旧苍白，男子的手才扶到门上，吱呀呀一声响，门自动开了。夜半里这声响，让原本就紧张的四人吓得同时哆嗦了一下，两个妇人还忍不住后退了一步，带着几分惊恐地看着开了半扇的门。灯光洒出来一半，衬得余下的黑暗更加瘆人。

“程家……娘子……”男子牙关微微打战地说道，“晚上……也不关门吗？”

说话的声音缓解了大家的恐惧，抱着包被的妇人深吸了一口气，迈步上前。

“程家娘子——”她看向门里轻声喊道，“程家娘子，程——啊——”

随着话音陡然变成低呼，大家看到门里的黑暗处飘来一盏灯笼，同时细碎的脚步声响起。

“你们是来求医的吗？”一个娇滴滴的女声问道。

灯笼飘近，大家便看到其后是一个着鹅黄衣衫的豆蔻少女，凤眼高鼻红唇，唇下一点美人痣，灵动可人。阴森恐惧一瞬间散去，门外四人的心齐齐落定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，这么晚叨扰娘子了，我家小娘子有些不好……”抱着包被的妇人忙上前，掀开包被，一个女童露了出来，趴在妇人的肩头，沉沉睡着。

少女探身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好的，请随我来。”

四人便忙着进门，少女回头伸手阻止，道：“只她一个人带孩子进来就是了。”

昨日下过一场雨，碎石路上有些湿滑，又是临河阴暗位置的宅院，空气里潮湿的气息格外浓厚。小小的宅院，也不挂灯笼，两人就靠着那少女手里拎着的灯笼行走，四周的黑暗越发压人。

“这么晚叨扰你家娘子……”抱着孩子的妇人忍不住开口，似乎只有说话才能舒缓这种压抑的感觉。

“无妨。”少女带着她穿过穿堂，将灯笼往后移了移，“小心台阶。”

妇人微微踉跄一下，及时地倒步站稳，再抬头便看到眼前黑蒙蒙中亮着一盏灯，视线适应光线后，才看清自己站到了一处房屋前。

少女快步上前，推开门。门内的灯光倾泄而出，妇人微微侧头，片刻之后才再次看向门内。中厅一盏美人宫灯，其后可见六折云纱花绘屏风，隐隐透出侧卧的人影。这就是那位程娘子吗？

“娘子，有人求医。”少女已经走进门去，轻声说道。

屏风后侧卧的人影缓缓抬起身，借着灯光可以看到乌发如水幕般倾泻而下。

“让病人进来吧。”

略有些木然的女声从屏风后传来。妇人松了口气，抱着孩子就要迈步。



“你站着别动。”少女自己快步出来，伸出手，“把孩子给我吧。”

妇人迟疑了片刻，把怀里的女童递给少女，看着她抱着孩子进去了。门并没有关上，妇人可以看到少女抱着女童转到屏风后，一个女子的侧影投在其上，她似乎穿着宽大的袍子，随着伸手甩出一片阴影。

短短一瞬，少女就弯身抱起孩子走出来。妇人忙伸手接过，看着怀里的孩子依旧如同来时一般面色潮红地沉睡着。

“陡然受惊，风邪侵入所致，已经施针了，无碍……不会再抽搐失禁了。”屏风后的女声道。

妇人大惊大喜，惊的是自己什么都没说，这边就知道病情；喜的是仅此一句就足以证明这位程家娘子果然医术了得。

“多谢娘子。”她一面施礼，一面从怀里拿出一个钱袋，“叨扰娘子了。”

她的话音未落，屋子里的女声打断了她：“这小孩子倒不算病，你们家有病的是躺在棺材里的那位呢。你们真不打算给她治一治吗？”

妇人惊愕地抬头，看着屏风后又恢复侧卧的人影，因为手托着头，身躯呈现出起伏，与暗夜、宫灯、云纱花影交织在一起，有种诡异的美感。棺材里的死人，还能治？

五更时分，奶妈小心地掀起帐子，锦被里睡着的女童似是被惊扰，手微微地抖了一下，奶妈顿时屏住呼吸紧张起来，但女童依旧安睡。奶妈松了口气，放下帐子。

“怎么样？”其中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急切地问道。

“回老夫人，媛姐儿没有尿，也没有醒，从回来后到现在一直睡着，其间没有惊搐。”

此话一出，屋子里的人都如释重负。老夫人摆摆手，自己先走出去，其他人忙跟了出来。

外边天色已经微亮，院子里挂满了白灯笼，来回穿梭的都是穿着孝服的人。

“刘道婆来了。”有仆妇疾步而来，低声说道。

老夫人沉吟了片刻，“让她先候着吧，看看情况再说。”

家里丧事，这时候请来道婆收惊，外人看了还指不定怎么传闲话呢。好好的儿媳怎么突然跌了一跤就没气了？要命的是，这一跤是在自己屋子里跌的。更要命的是，那时候她们婆媳起了争执。

“那程家娘子说……”老夫人想到这里便低声询问奶妈。

话音未落，外边忽地传来哭声，在天要亮未亮的时候，女子尖锐的哭声格外疹人。

“亲家的人来了！”几个仆妇慌张地跑进来说道。

站在灵堂外，亲家大舅爷几乎肝胆欲裂。突然接到妹妹的死讯，一家子惊得炸了锅，老父亲听到消息直接晕了过去，看这架势，说什么也不敢告诉母亲了。好不容易安抚了家人，大舅爷带着兄弟三个并妯娌家院杀了过来。

满目的缟素让他们最后一丝希望破灭，待进了门，一眼看到空荡荡的灵堂，悲伤的亲家人几乎气晕过去。别说哭灵的人，灵堂前的香火都断了！死了都被欺负成这样，生前还不知道如何艰难呢！





慌张迎接出来的姑爷顿时被小舅子们围住，劈头盖脸地打了下去。

“亲家老爷，不是不守着，是闹鬼……”有仆妇抖着腿喊道，试图解释。

“呸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！你们害死我家妹妹，现在又装什么鬼！”亲家那边的女子也扔了往日的贵人做派，哭骂着，又指派自己带来的仆妇家丁乱哄哄地赶着这家的下人们打。

灵堂外乱成了一锅粥。看到这一番情形，从后边过来的老夫人等妇人们吓得不敢出来。

“老夫人，天就要亮了。”仆妇焦急地提醒道。

家里这般闹腾，街上肯定都听到了，等天亮会引来更多人围观！老夫人手脚发颤，耳边听得外边亲家们已经闹着要报官了。这要真是闹到官府，他们家世代的清誉可就毁了！那她死了还怎么去见列祖列宗！

“老夫人，怎么办啊？”媳妇仆妇们纷纷催问。

怎么办？这时候怎么办都没法办！除非人没死！人没死？老夫人一个激灵。

“奶妈，奶妈！”她转身喊道，“快去请程家娘子！”

老夫人拄着拐杖站立在院门外，看着鸡飞狗跳的灵堂，而在她身后是一群强作镇定的妇人。

“亲家老爷，你莫要闹！”

“亲家母，你敢出来了？”亲家大舅爷喊道，“来得好，咱们这就去见官！”

“亲家侄子，你误会了！”老夫人一蹶拐杖，沉声说道。

“误会？”亲家大嫂站出来了，用因为方才一番哭闹而沙哑的声音冷笑，“老夫人，人都死了，这误会不误会的，还不是你说了算？谁知道你是为了要给我们姑爷纳妾还是换个新夫人啊。”

老夫人的脸色变了变，她就知道这事瞒不住。儿媳妇之所以会躺在棺材里，是因为自己与她说给儿子纳妾的事让二人起了争执，儿媳妇负气转身疾走，摔了一跤。

这有什么错？儿子是家中长子，成亲这么多年，至今一个儿子没生出来，女儿倒是一个接一个，难道这不是家里女子不行？她这个当娘的难道不能为了家里的香火再给儿子纳个妾吗？老夫人攥紧了手里的拐杖，手心都是密密麻麻的汗。

“云娘没有死！”她一字一顿地说道。

此言一出，满场的人都愣住了。晨光要亮的这一刻，院子里的灯笼也失去了光芒，青蒙蒙的一片，对面站着的人似乎都看不清对方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亲家大舅爷喊道。

“我说云娘没有死！”老夫人开头已说出来，接下来的话就顺畅了。

这次大家听清了，不仅对方的人惊愕，连自己家的人都吓呆了。

被揍得狼狈不堪的姑爷护母心切，从地上跳起来，一把揪住亲家大舅爷，“我母亲有个好歹，我和你们没完！”

眼瞅着两边又要打起来，老夫人蹑着拐杖提高声音：“都给我住手！没听到我的话

吗？云娘没有死！她是病了！这是在给她治病！”

屋子里两边的人都坐下，丫头们上了茶就忙退了出去。

“你说摆这么大的阵仗，是为了治病？”亲家大舅爷的目光扫过对面的人。

“是，这件事除了我和那位大夫外，没人知道。”老夫人说道。

外间有仆妇匆匆进来，在亲家大嫂耳边低声说了句话。亲家大嫂把手上的茶杯立刻就扔在了桌上，“亲家母，你莫不是当我们都是傻子吧？”她冷笑着，“人都看了，气都没了，身子都僵了，还治什么病！你没病吧？”

“程家娘子说是病，那就是病！”老夫人在气势上也不退让。

“程家娘子是谁？”有人问道。

这话问出来，一时没人回答。不是他们不想回答，而是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就在两个月前，空了许久的隔壁临河宅子租了出去，人似乎是半夜搬进去的，街坊们都没看到是什么人。第二日才看到有一个小丫头出来采买，为人和和气气，说话柔柔软软的，是江淮口音。

“是大夫？”亲家大舅爷插话问道。

站在屋子里回话的门上仆妇迟疑地点点头，“原本也不知道，前一段东街哑巴家的小儿子高热不退还满口胡话，找了刘道婆看只说不行了，哑巴一家哭天抢地要死要活的时候，那程娘子的丫头正好路过，说这病她家娘子能治。哑巴一家听到‘能治’二字什么都不顾了，抱着孩子就送去了。果然上午送去，下午就醒了，还吃了一大碗饭，第二日便下床跑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一般。”

门上的都是粗使婆子，最喜听风传雨说道东道西，这种神奇的街坊事是最爱不过的，说到兴起，不由得指手画脚，口水四溅。老夫人重重地咳嗽了一声，那仆妇才醒过神来，想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，忙住口。

“哪有女子是正经大夫的？不过是得了某个应症的偏方罢了。”亲家大舅爷不屑地道。

“不是的，不是的。”仆妇觉得这有损自己消息灵通的名声，忙大着胆子摆手说道，“不止这一个，后来还有东市杀猪匠家的老娘，贪嘴多吃了桃儿，泻肚泻得人都没气了，是程家的丫头买肉时听伙计说了，便又请了她家娘子，下午抬去看，晚上送出来就没事了，第二日还能拄着拐杖看孙子呢。”

亲家大舅爷皱眉。

门上的仆妇说起话来跟刮大风似的，讲究的是抢话头，练出一身的好本事，此时见那亲家大舅爷皱眉，便喘息一下，立刻又开口道：“自这以后，程家娘子可出名了，好多人要来求医呢。不过程家丫头说了，她家不关门，来求医的只管进来便是了，只是有一条，非必死之人不治。”她说道。

“什么叫非必死之人不治？”亲家大舅爷那边的一个妇人忍不住问道。

“也就是说，那些头疼发热咳嗽什么的碍不着性命的病她不看，只有那些被医馆判为‘不治之症’的待死之人她才医治。”她说道。

此话一出，满屋子的人都惊讶。

“这话说得真狂气。”夫人们纷纷说道。

“那不是狂气。”仆妇忙又说道，“程家娘子说了，她妇道人家不便行医之事，不过是看不得众生生老病死之苦，不得已而为之。”

听她如此说，便有几个妇人忍不住念声佛说“慈悲”。亲家大舅爷以及姑爷都微微撇嘴。

“这些日子去求那程家娘子的人，果然都是病重之人，且都好了。”仆妇最后收了话头。

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不快救治，弄这些做什么？”亲家大舅爷沉声喝道。

“冲一冲。”老夫人看亲家大舅爷又要发火，吓得忙又补充了一句，“是那程家娘子说的，而且还要真得不能再真，要不然起不到作用。”

“她到底是巫还是医啊，还冲一冲！”亲家大舅爷面上青筋直暴。

“我不是大夫，我不知道。”老夫人神情淡然地说道，“我只想救我儿媳的命，别说用丧事冲一冲，就是要我跟着躺棺材里也使得。”

亲家大舅爷咳了一声。

“怎么程家娘子还没请来？”老夫人竖眉喝问道，“天已经亮了！”

门外脚步声响，媛姐儿的奶妈跑进来。

“程家娘子来了？”老夫人忍不住站起来问道。

门外薄雾渐退，晨光初现，空空无人。

“程家丫头说，她家娘子因为病体未愈不出门，所以让咱们把人送过去。”奶妈结结巴巴地说道。

门上的仆妇还在，闻言不待吩咐就忙来凑热闹，“对的，对的，程家娘子从来不出门，都是把人送进去，还每次只能留一个家人陪同在场。”

“那快把人送去。”老夫人忙说道。如此更合她意，免得亲家的人问东问西问出马脚来。

一行人匆匆到了小院落门口。

“等一等。”亲家大舅爷看着奶妈，眉头拧在一起，“你方才说什么？那程家娘子病体未愈？”

奶妈点点头。那家丫头是这样说的。

“她自己都病体未愈，还治什么不治之症！”亲家大舅爷冷声说道。

“我家娘子有病没病关你什么事？再说了，医者不自治你没听过吗？”丫头站在门内，看着门口气势汹汹的男人，面对质问，并不示弱，“你们要治病又不是我们要治病，难不成我们还欠你们的不成？爱看不看！”丫头伸手指了指门外，“把门让开，别堵着我们家的门！”

亲家大舅爷长这么大，除了自己爹还没人这样训过他，气得吹胡子瞪眼。

“亲家侄子，你可别再闹了，耽误了云娘救治，这算谁的错？”老夫人在一旁说道。



“我要跟着进去。”他咬牙说道。

“这不好吧，还是让辰郎跟着去。”老夫人说道。

她身后的儿子立刻站出来，催着四个男子抬着用黑布罩着的棺材往里走。

“不行，你们亲娘儿子外姓人，我的妹妹自然要我陪着去才好。”亲家大舅爷冷笑道。

那边程家娘子的丫头先进去，转身道：“只能进来一个相陪的，把人抬到堂屋就退下。”

虽然是夏日，但走在这间院子里，阴冷潮气弥散，亲家大舅爷穿着屐鞋走得小心翼翼，只怕被小路上的青苔滑到。

棺材抬进堂屋，丫头立刻赶着人退出去了，又拦住要进屋的亲家大舅爷，“你在外边等着，我家娘子治病不见外人。”那丫头抬脚进去咻的一声关上门。

亲家大舅爷到底是个君子，还做不到非请而入，更何况还是女人居所。

屋子里传来窸窣窣走动的声音，并无人说话。亲家大舅爷负手在院子里踱步。

“母亲，你说的是真的啊？”儿子低声问老夫人。

老夫人没理会他。

“老夫人，”奶妈忐忑不安地凑过来，打着扇子，低声说道，“这要是不成……”

“不成？”老夫人看着小小的木门，一堵影壁挡住了视线，看不清内里的景致，她攥紧了拐杖，从牙缝里挤出话，“不成的话就去告她庸医杀人！”外地人，一主一仆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能对付不了吗？再说，这也怪不得她，是她们自己非要跳出来揽祸的。

亲家大舅爷在院子里踱了才两圈，门就被打开了。

“去叫人抬走吧。”丫头出来说道。

“怎么样？”亲家大舅爷一面急问，一面向屋子里看去，棺材还原样摆在堂屋中，并不见其他人。这屋子里真的有那位程娘子吗？

似乎是为了回应他的猜疑，念头才闪过，屋内响起木屐走动的声音，紧接着一个人影出现在屏风后。这是一个女子的身影，因为穿着宽大袍子的缘故，一时间看不出胖瘦长幼，只站了片刻，女子便坐下来，丫头挡住了他的视线。

“喂，叫人来啊。”丫头不悦地说道，似乎对于有人窥视自家娘子很不高兴。

亲家大舅爷收回视线，“治好了吗？”

“基本上好了，就差一个药引子了。”丫头说道。

四个粗使婆子将人抬到床上，退了出去。

老夫人以及亲家的男女都围过来，看着床上的女子。女子还穿着殓衣，手脚扎着草绳，安静地闭着眼，跟在棺材里没什么两样。屋子里的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
“衣裳……换吗？”有人忍不住问道。

换什么！万一没活，岂不是还要再装殓一回？老夫人没回答，而是转身看亲家大舅爷，问道：“说了要什么药引子吗？”

“云娘常用的梳头镜子。”亲家大舅爷皱眉说道，都不知道该做出什么表情。

老夫人才不管这药引子多么稀奇古怪，连死人都敢说能治，还有什么能让她惊讶的。

立刻有仆妇取了夫人常用的镜子来。这是一个圆月形的黄铜镜，莲花雕纹，点翠镶边。

“说压胸口上。”亲家大舅爷的语气有些焦躁又无奈。

两个仆妇便小心地将铜镜抬到夫人的胸口。

“镜面向下。”亲家大舅爷又想到了什么，补充了一句。

两个仆妇忙掉了个头，将铜镜面向下压在夫人的胸口上，便站开了。

“然后呢？”有人忍不住问道。

“等着。”亲家大舅爷没好气地说道。

屋子里便又安静下来，几乎连呼吸声都不可闻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那床上的女子身上。一刻钟过去了，屏息的人们再也熬不住，集体吐了一口气。床上的女人还是那样躺着，一动也未曾动。

“去看看有气了没有。”亲家大舅爷说道。

一个仆妇迟疑片刻，带着几分畏惧慢慢地走到床边，颤抖着伸出手在女人鼻下一探。

“没……”仆妇收回手，面色苍白地摇头说道。

屋内众人各自变色。

“亲家老夫人，这件事闹够了！”亲家大舅爷喊道，积攒的怒气再次爆发出来，抓起茶杯就要往地上砸。

就在此时，屋子里响起一声女人的喘息。这喘息又重又长，就好像憋了许久的气一般。

“哎呀，压死我了！什么东西啊，快挪开！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！”吐气之后，沙哑的女声喊道。

站在床边的仆妇在喘息声起的时候就僵了，待听了这话，连回头都不敢，“噉”的一声惨叫，连滚带爬地向外扑去。

丫头脚步轻快地迈进屋内，丝履在木板上并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。

“娘子，人果然醒了。”她的声音里难掩惊喜。

她说着话转过屏风，看到正倚在矮几上望着屏风出神的女子，在看到这女子神情的那一刻，丫头脸上的欢愉顿时消去。女子只能说是少女，年纪十四五岁，穿着素色襦裙，外罩墨色宽大布袍，几乎将她整个人都装了进去，越发显得瘦小。她的肤色白皙如玉，青丝乌黑如墨，美不可言。只是她的双眼却黑瞳极少，白仁过多，再加上此时呆望屏风，整个人看上去如同没有灵魂的布偶娃娃。

“娘子！”丫头顿时跪坐在地上，抓住女子铺在地上的衣袍，伏头在地呜咽哭泣，“娘子，醒来啊，娘子，你莫要吓半芹！”

伴着她的哭喊声，那少女的眼珠渐渐转动，呆滞的眼多了一丝生气。



“我……是谁啊？”她喃喃说道。

虽然还没到江南，但这里的夏日雨也很多，昨夜的疾风骤雨已经变得淅淅沥沥，本就阴潮的院子一夜间又多出了一层青苔。门咯吱一响，举着油纸伞挎着篮子的丫头急匆匆地进来，脚上的木屐在石头路上发出急促的脆响，她将油纸伞放在廊下，对着门里轻轻地喊了声“娘子”。

门里无人回应，但可以看到屏风后侧卧的人影。

丫头娇俏的脸上早没有了在外人前的意气风发，愁苦地叹了口气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拎起篮子进了旁边的厨房，不多时端了一个汤碗，快步迈进屋内。

绕过屏风，便看到原本躺着的少女已经坐起来，丫头心中一喜，再看却又失望。那少女的双眼依旧白仁遍布，如果不是嘴角已经不再流涎，完全就是痴傻儿一个。

“娘子……”丫头跪坐在垫席上，将汤碗放在矮几上，颤声流泪，“娘子。”

少女并无反应。

“娇娘，娇娘，外婆喂你吃饭。”丫头伸手拭泪，换个称呼说道。

少女的身形微动，眼中神采渐渐回转。丫头大喜，端着碗小心地用汤勺送过去。汤勺在少女的唇边略停一刻，她便张开嘴吃了下去。丫头又啪嗒啪嗒地掉眼泪，但手并不停顿，又舀了一勺送过去。一连吃了四口，再送去时少女不张口了。

“你说我叫娇娘……”

少女的声音忽然传来，丫头惊喜地抬起头，才看到不知什么时候少女的眼睛已经恢复到跟常人一般，虽然较之常人依旧白多黑少，定睛直视时会让人心生寒意。

“娘子，你醒了？”丫头一把抓住她的宽袍衣袖。

少女幽幽地吐了口气，目光转动，虽然有些呆滞，但其内灵动渐生。她环视了一眼四周，似乎对于自己的所在地很是陌生。

“半芹，这是这个月我第几次犯病啊？”声音呆弱，似是无力的。

“回娘子的话，第三次。”丫头半芹忙答道。

少女“哦”了一声：“上个月多少次？”她又问道，“你说过的，但我记不住。”

“娘子不用记，奴婢记得。”半芹欢喜地道，“五次。”

少女再次“哦”了一声，抬手在矮几上支住头，望着屏风若有所思。

丫头顿时又有些紧张，小心地审视她。

“这么说来，我的病还是渐渐在好。”少女说道。

半芹松了口气，忙点头，“是，是，娘子好了。”

少女抿嘴，似乎要一笑，但又似乎面容僵硬，笑不出来。

“半芹，我又有些记不清我是谁。以前的事，你再和我说一说。”她说道。

“是，是。”半芹忙点头应声，在少女面前跪好。

现如今是大周乾元五年。娘子姓程，闺名娇娘，是江州西河程氏一族，父亲任并州刺史。原本全家居住在并州。半年前，父亲任满举家回江州，程娇娘因病延归，独居在

城外道观。

“事实上，娘子自六岁起就一直养在道观。”半芹低头说道。

“因为我生来便是个痴傻儿的缘故？”少女似乎在重复加强记忆，又似乎在思索。

半芹低下头，道：“是。”她又想到什么忙抬起头，“不是，不是，娘子只是病了，病了。看，娘子现在不是好了吗？”

“那为什么我几乎不记得这些事呢？”她喃喃说道。

“娘子病了十几年，那些事自然不记得。可是，可是娘子你不是记得老夫人吗？”半芹带着几分急切。

老夫人……少女的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白发老妇的身影，对自己露出笑容。我的娇娇乖乖……

“外婆……”少女喃喃唤道。

伴着这一声喃喃，她原本混沌的脑子陡然变得激荡，似乎有很多情绪很多影像，但又都看不清抓不住，只晃得她头疼得要炸开。

“娘子，娘子。”半芹看到她脸上的痛苦，吓得跪直身子扶住她。

伴着半芹这样的动作，少女的情绪渐渐地安静下来。记忆里，似乎有一双手常常这样安抚她，那种疼痛也消退了，只剩下脑子里乱糟糟的，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。

“我是程娇娘，得了痴傻病，母亲早亡，父亲再娶，我便不讨喜，说是求了仙人指点将我送去道观静养，后来他们还抛下我走了。”她说道。

随着情绪的恢复，她的声音也有了力气，但却失去了几分柔和，听上去呆直刻板。

半芹低下头。说是因为病体不能远行，也说等过一段时间派人来接她回家，事实上，真相是什么，他们都知道。因照顾痴傻儿又备受夫家冷落嘲讽，程娇娘的母亲在娇娘六岁的时候就病故了，程家更有借口将这个孩子赶出家门。多亏了外祖母照顾，娇娘才在道观里平安地活了下来。只是一年前，外祖母也去世了，舅舅、舅母可不会为了外人家的孩子花费大笔的钱财，道观便断了香火钱，偏这时程刺史也离开了并州……程娇娘被抛弃了，日子顿时艰难了起来。

“半芹，难为你伺候了我这么多年。”少女慢慢地说道。

半芹摇头，“半芹的命是老夫人救的，半芹答应过老夫人，一辈子都伺候娘子。”

自从程娇娘的母亲死了之后，外祖母知道程家的人靠不住，于是特意给了两个仆妇，一个年长的，一个年幼的，一直随侍程娇娘身边。年长的妇人一年前病故了，如今只剩下半芹一个人。

程娇娘……她的手慢慢地摩挲着脸，柔滑的肌肤……有时候她会对自己产生这种陌生感，脑子里会浮现一些记忆，关于程娇娘的支离破碎的记忆……

“半芹，你不是说大夫都是从小学习才能够给人看病的吗？”程娇娘迟缓地坐直身子，“我既然是痴傻儿，自然不会学这个。”

半芹看着她的神情也是茫然的。想起三个月前的雷雨夜，闪电劈了半座道观，幸亏她和娘子住的是道观最破的房子，茅草土坯让她们有机会逃了出来，但一个炸雷劈



开了她们屋前的大树，雷火就在她们的脚下炸开，娘子发出了人生中第一声尖叫，然后便昏迷了过去。再醒来就变了——眼睛能动了，不流口水了，也能说话了。

“娘子，看来当初那道士说得对，让你离家避亲住在道观是大吉啊。”半芹的语气里带着几分激动。

这样吗？程娇娘思索，但因为肌肉僵硬，面部并没有什么表情。

“可是，就算是病才好了，那也不该就凭空会治病了啊？”她慢慢地说道。

“啊。”半芹忽地又拊掌想到了什么，“不奇怪啊。”

程娇娘将视线看向她，因为反应迟缓，看上去还是有几分呆意。

“娘子，仙人既然让你好了，那让你会治病能起死回生也不是什么大事啊。”半芹的眼睛一亮，“娘子，你知道建州的杨大年吗？”半芹问完又一拍头，娘子是个痴傻儿，自然是不知道，她继续道，“他数岁不能言，突然就能作诗了。还有，金溪有个农家子，才五岁，突然就能吟诗作对了。娘子，那道士原来真的不是骗子呢！也许老爷也不是故意丢下你的！”半芹因为自己说的话也恍然，忍不住惊喜出声，“娘子，要不我们还是回道观去吧，老爷一定会来接你的。”

程娇娘心里摇头，只不过她的动作跟不上她的思维，一个念头的表情还没做出来就已经冒出下一个念头，所以到最后干脆什么表情都没有了。

“我们已经走出这么远了，再回去也不好，不如就自往家去，倒也省却麻烦。”她最终缓缓地說道。

半芹点点头，自从这个以前处处受她照顾的娘子好了以后，自己仿佛有了主心骨，虽然娘子偶尔还犯病，但她却是觉得无比安心。

程娇娘神情木然，没有说话。半芹这些日子已经多少摸透了她的习性，知道这是在思索以及准备说话，便期待地看着她，没有再催问。

“我们如今攒了多少钱？”程娇娘问道。

“加上这次张家给的钱，便有十两银子。”半芹立刻答道。

租房子，以及自己吃的补药、饭食，都要花钱。每一次她给人看病挣到的钱，都会很快花完。不过这没什么，没了就停下脚，再来挣钱，如此循环往复，程家一日一日靠近。见到那些亲人，回到出生的家，就能梳理那些混乱的支离破碎的记忆了吧？

“够我们行一段路了。”程娇娘思考完便说道，“你即刻就去车马行，我们晚间离开。”

即刻？今晚？半芹有些惊讶，虽然说她们总是在一个地方待不了多久，但前几次行路都是今日说走，明日安排，后日起程，这样说走就走还是第一次。

“娘子，你的身子再养养吧。”她不安地说道，“也不用这么急。”

程娇娘缓缓地动了一下脸，她本意是想要摇头。

“这一次因为隔壁这位夫人的病，我们已经多停留了几天……”她有很多话要说，但无奈到了嘴边舌头却不太受控制，只得长话短说，“这样，怕不好。”

不好？为什么不好？半芹有些不解。程娇娘却不说话了，看着她。

半芹忙低下头，“是，婢子这就去办。”

屋子里恢复了安静，屋外的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，潮湿的气息随着凉风钻进来，这种感觉让人很舒服。程娇娘侧身躺下，整个人又处于那种神游天外的状态。

一旦想要捕捉整理那些记忆，她就会头疼会混乱，甚至还会变成痴傻儿，反而这样放空，什么都不想，倒让她的身体一天一天地好起来，痴傻病也犯得越来越少了。

半芹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。

“娘子，我收拾东西。”她说道，“车马行的马车晚上会过来。我们先吃了饭，这样晚上一路就不用再停了。”

程娇娘在卧榻上没有动，只“嗯”了一声。

半芹便起身，就听到门外有人大声说话。

“喂，神医是这家吗？”

半芹打开另外半扇还没被推开的门，看着门外的两男一女。见她看过来，坐在门板上的女子大声地呻吟：“哎哟，小娘子，快救命吧。”

半芹皱眉，这么精神的样子，哪里像有病？更何况娘子说了，不再接诊。

“你的病我们娘子治不得，去医馆吧。”她说道，就要转身。

身后啪的一声，其中一个男子将手拍在门上，“为什么治不得？别人你们都治的，为何我们的不治？是嫌我们没钱吗？”

半芹看着这男人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倒没怎么害怕。她家娘子可是仙人开窍的神人呢。

“非也，是因为我家娘子只治濒死不治的人，你家的这位娘子并无大……”

“碍”字还没出口，就见那男子回身抬脚，直踢向那妇人的心口。半芹和妇人的尖叫声同时响起，不同的是那妇人还吐出一口血，栽倒在地上不动了。

“现在人快死了，能不能治了啊？”那男子回过身，再次伸手重重地拍在门上。

这不是来看病的，这是来找碴儿的！半芹后退一步，但很快想到内里的娘子，又站回原地，小脸发白地咬住了下唇。这就是娘子方才说的不好吗？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半芹神情惊恐，但还是牢牢地堵住门。

“干什么？治病啊！”男子恶狠狠地看着她，“你不是说非必死之人不治吗？现在这人快死了，你们还不快治？要草菅人命吗？”

他的话音才落，身后便有人笑出声来，“既然这人快死了，那就快去告官吧。”

这里属于同江大族张家的祖宅之地，四周基本上没有他人闲居，唯一空着的几间房子因为地势潮湿久不住人，所以这边热闹起来时并不会引来人围观，再加上这张家正举行丧事，闲杂人等更不会靠近，怎么突然冒出来人围观，还说嘲讽的话？

“是哪个不长眼……”两个男子恼怒地转身循声看去。

只见不知什么时候河边过来三人一骑，马上是个年轻人，穿着长袖夏袍，戴着竹笠，看上去风尘仆仆的似在赶路。

“大胆！竟然敢对我家郎君不敬！”听见这两个男子喊话，年轻郎君身旁跟随的两

